

# 江湖妖 如此多

J I A N G  
J I H U R U C I  
D U O Y A O

愿来生  
不涉兵戈  
生在太平年间  
相逢来仇之时  
青梅竹马  
柴米夫妻  
花好月圆



【两番情意 / 一段传奇】

他阴谋潜伏 / 柔情入髓 / 她静默策反 / 暧昧撩人  
掀起最摄人心魂的妖孽系视觉大戏

【诛心 / 谋心 / 噬心 / 攻心】 【美人 / 美颜 / 美计 / 美色】  
——皇家美男的特工潜伏史 ——金枝玉叶的复国策反记

## 谢小禾

野生写手，职业编辑，工作  
做书，闲时写文，青春时节  
与很好的人相爱，岁月忽  
晚，独立苍苔不改初衷。

策 划：花火工作室  
特约编辑：喻 戎  
封面绘制：非 墨



江湖  
如此多妖

谢小禾  
著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江湖如此多妖 / 谢小禾著. -- 北京：光明日报出版社，2011.12

ISBN 978-7-5112-2056-1

I. ①江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60747号

## 江湖如此多妖

---

著 者：谢小禾

---

出版人：朱 庆

责任编辑：庄 宁

责任校对：张 翀

封面设计：粉粉猫

责任印制：曹 铮

---

出版发行：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东城区（原崇文区）珠市口东大街5号，100062

电 话：010-67078247（咨询），67078945（发行），67078235（邮购）

传 真：010-67078227，67078255

网 址：<http://book.gmw.cn>

E-mail：[gmcbs@gmw.cn](mailto:gmcbs@gmw.cn) [zhuangning@gmw.cn](mailto:zhuangning@gmw.cn)

法律顾问：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---

印 刷：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装 订：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，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---

开 本：710×1000 1/16

字 数：240千字

印 张：18

版 次：2011年12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12-2056-1

---

定 价：20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目录

JIANGHU  
RUCIDUOYAO

江湖  
如此多妖

前言

001 ◆

第一章

005 ◆ 此恨不关

第二章

033 ◆ 雪霜心事

第三章

059 ◆ 杯酒之盟

第四章

087 ◆ 云胡不喜

第五章

113 ◆ 兵戈声起

第六章

131 ◆ 素衣破阵





目录

JIANGHU  
RUCIDUOYAO

江湖妖  
如此多

第七章

153 ◆ 归梦难成

第八章

175 ◆ 中有碧血

第九章

193 ◆ 人间烟火

第十章

215 ◆ 月到天心

第十一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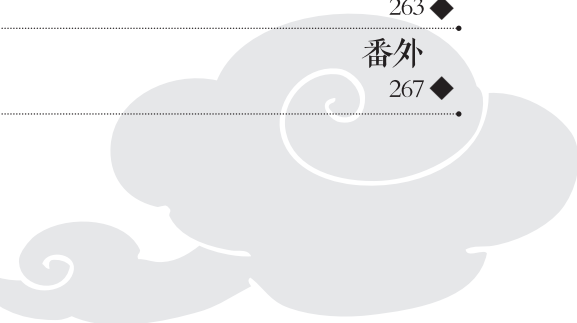
237 ◆ 红处成灰

尾声

263 ◆

番外

267 ◆



## 前言

JIANSHU  
RUCIDUOYAO



001

初秋。黄昏。斜阳玄黄，映照得满室如金粉沉埋。

苏锦坐在窗前，面前的案几上置了酒，温得恰到好处的黄酒。她静默看着，却没有饮，恍惚地想起当年那人爱喝的是绿蚁，青碧酒浆盛在金色的杯子里，握在他指节修长的苍白手中，总有种不祥的华贵和颓靡的璀璨。

而另一人呢，嗯，他几乎不饮酒，尤其不喜欢看到别人饮血一般红的葡萄美酒，总觉得那样状如嗜血。他喜欢她亲手酿的优昙露，赞曰清正甘甜，从小喝到大都不曾厌倦。

怎知到后来，绿蚁倾杯，琉璃成灰，而不愿见血甚至连血红美酒都厌憎的人身负滔天杀孽……念及于此，苏锦的右手轻轻颤抖，那一剑，那一剑——



这时，一人缓步进来，伸手轻轻放在她的肩上，温言问：“酒都置得凉了，在想什么？”

她没有回头，只抬手握住那放在她肩上的手，侧头以自己的面颊静静相依。

身后的人眉目清华淡静，大手温柔地抚摸她的发丝，只是那目光，说不出的遥远。

“静澜。”她低声唤夫君的名字。

“我在。”素静澜温和地应。

静了静，苏锦转过身来，面上漾着笑容道：“我只是在想，这么香醇的黄酒应该有只好蟹相佐。”

“已经让人蒸上了。来，我们下盘棋，蟹就该好了，待会儿重新温了酒，我们去园子里那棵最大的桂花树下拆蟹饮酒，岂不是好。”素静澜亦微笑，取来棋盒。

“好。”苏锦托腮，认真与素静澜对弈。素静澜的棋风如其人，严谨细密，中正平和，善守不善攻。

而那人呢，她从来没见过棋风那么刁钻悍狠的人，每每出人意料剑走偏锋，好多次在她稳操胜券扬扬得意时摆她一道，出手简直可说是阴险。

苏锦一时走神，一子落下才发觉踏入了素静澜的陷阱，不由得笑道：“你也学会骗人啦。”



素静澜也笑：“不要忘记我曾经是生意人，可是十多家钱庄的掌柜。”

“啊，素掌柜，失敬，失敬。”苏锦笑靥如花。

素静澜微笑，轻轻叹了口气：“素家并没有什么好名声。整个江南的百姓都说，我谋财，而二弟，他害命。”

苏锦闻言笑容一僵。

素静澜手中的白子平和地落下，他望着苏锦，开口道：“有的人，有的事，并不是不提就可以消弭，阿锦，我们又何必隐瞒自欺？”

“静澜——”苏锦只觉喉头干涩，语不成声。

“三年了，阿锦，谢谢你给我这三载时光。”素静澜看着她，一贯沉静的目光里有什么在渐渐地，凉下去。

“静澜，你想说什么？”苏锦已定住心神，平静地问。

素静澜眼中依然流露眷爱，苏锦跟了他三年，素服低髻，眉目温婉，但她终究不是平常女子。如果说他沉得住气，那么，她比他更能隐忍。

素静澜的脸上恢复了那种邈远的神情，低低地道：“我曾经想，或许，每个人真正需要的都是安稳丰裕的生活，只要你愿意要，我可以给，也许时日长久了，日子也就可以平和地过。我一直以为，没有什么过不去，虽然再也回不去，但是……”他微微苦笑，“我想阿锦你想要的终归还是那个‘回去’……”

他抬眸看向远山，静静地道：“其实，且不要说你忘不了，淡不去，我自己，也何尝能做到。这三年来，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打探寻找，总

算是上天不负，素陵澜有消息了——他没有死。”

苏锦猛地站起身，带翻了棋盘。

刹那间，前尘旧事汹涌而来汇成旋涡，用尽了最大力气抑于平静生活表象下的暗流顷刻间再次让人没顶。

素陵澜。

素陵澜。

他没有死。

他这个骗子！

从相识到现在，她就在他一个又一个的骗局里迷路，到现在，是不是还是一个骗局？

只是，这最后一个骗局，她甘愿倾尽跪拜于三千神佛前的虔诚，去信。

苏锦合上眼睛，泪水忍也忍不住地簌簌落下，耳边仍清楚地听到当初他握着酒杯，凉薄地笑，笑着说：“原来你竟然当真了。”

原来，你竟然——当真了。

这句话在他说来真是风流豪迈驾轻就熟，当年让她愤恨欲狂，而今却卑微入尘地想能再听一次。

是，她当真了。





第一章 ● 此恨不关

那是大烨十一年冬天的江南，那一年的江南，居然罕见地下了雪。一场大雪纷纷扬扬，千树万树，恰如梨花盛开。

她与檀阳去素家的钱庄，借款。

招兵买马、扩充实力、共襄义举，这些轰轰烈烈的大事最需要的其实不是热血，甚至忠义，而是银子。

檀阳是不理钱财的，义军的收支进项全部由她打理。檀阳时常在她埋头算账的时候从她身后拥她入怀，一遍遍地说：“等将来事成，你就再也不必理这些琐碎事务。”

她总是笑，笑着看他，不说话。苏檀阳的姿容据说是宫中最隐晦而传奇的秘密，听说宫中的人常常喜欢偷偷谈论前朝太子如何容华绝世风仪醉人。在那些寒冷的夜晚，夜明珠清澈的光辉下，她带笑看他，任由他将自己拥在怀中，手中的笔尚未放下，他的吻已印上额角，那般俊秀面孔，耳鬓厮磨时也不减清贵。

苏檀阳不仅是她的堂兄，也是她关于盛世明君的所有想象。

在想象的光晕里，一切，都是彰显他不理凡尘的尊贵——包括他对钱银的无知。至于这些烦冗俗事，就让她来好了。

那一日，他们拜访统领江南诸多钱庄的素家。

掌管钱庄的素家大公子素静澜不在，见他们的是不常露面的二公子素陵澜。

会客的厢房里温暖异常，热得她额角微微冒汗，但素陵澜仍着重裘，面容消瘦，殊无血色，而且尚属清晨，他已在饮酒。

金粉熠熠的杯，碧青浓烈的酒。

苏檀阳看着下人亦为他们置酒，不禁微微敛眉，似觉不快。苏锦侧头对他安抚地一笑，似乎在说，如果对方是个醉鬼，那么谈起生意来岂不方便？苏檀阳终于展眉。





而素陵澜也确实真的不如传说中的素家大公子那么精于算计，借款的事谈得很顺利，简直可以说是很随意。

正当苏锦放下一颗心时，素陵澜却往椅背上一靠，大大方方地说：“还有一事说与二位知晓，素某是皇上的人。”

一语既出，举座皆惊。

苏檀阳力持的镇定更在素陵澜扔出一块令牌时布满冰纹。

那块令牌上有“龙隐”二字。

大烨王朝无人不知龙隐司，它由当今圣上亲自组建，是皇上最狡猾锋利的鹰犬爪牙。专事刺探、暗杀与离间，只听命于皇上一人，除了皇上，谁也差遣不动。也不要指望他们给谁面子，历年来可说是血债累累。无论朝堂之上还是江湖之远，人人恐惧憎恨。

苏檀阳曾经对苏锦感慨过，要说义军最大的敌人，其实不是兵部的大军，而是龙隐司。

空气顿时凝滞。

而眼前的素陵澜薄唇一扬，笑意寒凉，淡淡地道：“素某不才，统领龙隐司。”

苏锦额角青筋一跳，人已飞快地挡到了苏檀阳的身前，素手一翻就要发令——他们深入素家，也并非没有准备。

素陵澜一抬手：“苏姑娘，你请坐。”他笑一笑，“如果素某真有心剑拔弩张，何必在这儿与你和苏公子把酒言欢，还谈成了一笔不大不小的生意呢？”

苏檀阳拉住苏锦的手，让她在自己身侧坐下，自己缓缓站起身：“意欲何为？”

素陵澜并不起身，只是放下手中杯盏看着苏檀阳道：“素某是想请二位给素某一个机会。”

“什么机会？”苏檀阳沉声问。

素陵澜坐直了身子，目光凝定，清楚地道：“给素某一个机会相信——”

这世间还有清平盛世。”

苏檀阳一怔，眼神复杂，对素陵澜凝目而视。眼前这围着重裘的男人，双目深黑清湛，带着种奇异的不甘的坚清，“清平盛世”，他说到清平盛世，他——可以相信他吗？

纵有如此霜雪洗过般的坚清目光，但他毕竟是龙隐司的统领，是全天下最狡诈危险的敌人！几年来，手下的斥候组织花费无数心血得来的关于他的评鉴只有四个字——刻薄寡情。这样的一个人，他如何能信？

素陵澜当然明白他的犹疑，铺开一卷地图，示意他们：“不妨看看。”

苏檀阳与苏锦一看，心里俱是一沉，那是整个中原的地图，上面做了特殊标记的一个个都是义军的驻地和联络路线。

苏锦略略紧张地看了一眼苏檀阳，苏檀阳握了握她的手，轻轻摇头，对素陵澜牵出一抹笑容：“先借款以示恩，再出示我们的机密以施压，素大人也真是花了心思。可是……”他话音一转，变为端庄严峻，“为求清平盛世，苏某甘愿以身代薪，却是不能与虎谋皮。”

苏檀阳话音刚落，静默中立时听得一声神兵利器的龙吟之声，苏锦暗暗扣住袖中的暗器，站到了苏檀阳身边。

素陵澜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身边站着黑衣人，寒芒一闪兵戈之声立止。

苏檀阳俊秀至极的面孔上浮现出一丝笑容，拱手道：“素大人，告辞了。”说罢携了苏锦的手往外走去。

“恕不远送。”那是素陵澜略略喑哑清淡的声音，并听不出丝毫怒气，甚至，还有那么几分怅然与遗憾。

一路无语，直到回到自己的澄心园，苏锦才松了一口气，不由自主地抬袖擦擦额头。

苏檀阳失笑，拿出手帕为她擦汗，道：“紧张成这样？大冷的天冒这么一额头的汗。”





“别提了，开始是热的，后来是吓的。”苏锦拍拍胸口，追着苏檀阳问，“你怎么知道素陵澜不会为难我们？居然敢说得那么直接。虽然我们自有布置，但素陵澜身为龙隐司的统领，他若发难我们也难有胜算，恐怕没命回来了。”

苏檀阳笑吟吟地看着她，伸手捏了捏她的脸颊，笑道：“那我们同生共死也是不错啊。”

“喂，你不要胡说八道，一点身份都不顾。”苏锦面色一红。

“可不就是顾着我身为苏小锦檀阳哥哥的身份，才说与你同生共死倒也不错嘛。”苏檀阳悠然负手，笑容如春风拂面，显见心情甚好。

苏锦急了，面色绯红：“你别再生啊死啊的，别挂在嘴上说。”

“好，不说。”苏檀阳揽了苏锦的肩，悠悠地说，“我不过是下了一注，与龙隐司的素大人赌了一局。”

“赌的是什么？”

“赌的是——素陵澜的野心。”苏檀阳一笑，“是，当场格杀你我并非难事，但是我若不在，固然义军群龙无首必将四分五裂，瓦解消融。但数十万义军流散开来终究是个隐患，那不会是素陵澜想得到的结果，他要的，一定是斩草除根一网打尽，绝对不愿遗留后患。”

“那你怎么确定他不可信？”苏锦想起方才素陵澜说到“清平盛世”时清湛坚定的目光和最后声音里藏不住的遗憾，心里忽然想，会不会，他们错过了最有力的盟友？

“素陵澜这个人太过神秘，我们对他的了解实在不足，我不知道他是否可信，我只知道，龙隐司的统领，绝不可信。”苏檀阳浓丽的双眉一蹙。

苏锦不愿见他蹙眉，故意扬起笑容：“不管怎么说，你赌的这一局，我们——完胜？”

苏檀阳展眉颌首，眉眼间流露出尊贵倨傲：“素陵澜未免也太看不起义军了，就凭那张地图上的几笔勾画，他还差得远。”

苏锦忽然想起什么，从袖中拿出一大沓银票，着急地问：“那你说，

这些银票还能兑出银子吗？”

苏檀阳大笑：“小锦，我跟你保证，素家宝号，童叟无欺，一定少不了你这十万雪花银。”

那天晚上吃过晚饭，苏锦与苏檀阳一起对坐书房。

苏檀阳在宽大的乌木书桌上给各路义军首领回复信件，苏锦趴着读一卷古代医书。读着读着，她不觉走了神。

苏檀阳伸手在她眼前晃晃：“医书也有这么好看吗，看得眼神发直。”

苏锦笑笑，连连打了几个哈欠，索性推开书，站起身来给苏檀阳磨墨。

苏檀阳看着她青色衣袖盈盈飘摇，笑叹道：“小锦若穿红衣，那这就真有点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意思了。”

苏锦的心思却飞到别处，自己琢磨了会儿道：“我还是觉得今天的事很怪异啊。”

“你说什么事？素陵澜？”

“嗯。”苏锦点点头，“龙隐司虽然没有光明正大的官阶，但谁不知道那其实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重之处。素陵澜既然身为龙隐司的统领更是可以为所欲为，他为什么会对我们流露拉拢的意思？难道真是为了他说的——清平盛世？”

苏檀阳放下笔，有些疲乏地站起身，一边踱步一边道：“素陵澜流露拉拢的意图，不外两个可能，一是他职责所在野心所谋，就是刺探消息欲将我们一网打尽；二是……他与那个皇帝之间生了罅隙，他在为自己多做打算。”

“哦？”苏锦挑一挑眉，“他可能会有反心？”

“也许反也不至于，不过若他手中能控制几十万大军，那整个局势又更不同。龙隐司再是嚣张跋扈，但终究是见不得光的暗处势力，身家性命全维系在一个人身上，皇帝今天可以倚重明天也可以铲除。小锦，你知道那个皇帝并不是什么仁君明主，想来素陵澜的日子也并不太好过。”

